

孙郁 著

鲁迅 与 胡适

影响20世纪中国
文化的两位智者



辽宁人民出版社

鲁迅与胡适

——影响 20 世纪中国
文化的两位智者

孙 郁 著

辽宁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鲁迅与胡适:影响 20 世纪中国文化的两位智者/孙郁著.
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0.1
ISBN 7-205-04692-0

I. 鲁… II. 孙… III. ①鲁迅-生平事迹②胡适-生平事迹 IV. 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75734 号

辽 宁 人 民 出 版 社 出 版

(沈阳市和平区北一马路 108 号 邮政编码 110001)

朝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字数:370 千字 印张:16⁵/₈ 插页:5

印数:1—7 000 册

2000 年 1 月第 1 版

200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孟凌君 臧永清 责任校对:赵学良 刘再升
封面设计:刘冰宇 版式设计:王珏菲

定价:24.90 元

目 录

性 情	(1)
互 往	(32)
新 梦	(66)
孝 子	(95)
爱 欲	(125)
白话文	(150)
打鬼者	(179)
苦 语	(221)
分 道	(242)
讥 语	(275)
互 议	(305)
师 道	(343)
真 人	(375)
晚 境	(407)
平民化	(436)
左右翼	(461)
新 诗	(484)
红 学	(508)
后 记	(527)

性 情

1

对我来说,这两个人是说不完的。描写他们,完全来自内心的需要——在我的心灵深处,鲁迅与胡适是中国知识分子两种类型,那种博大而祥和的精神之海,时常在我的心头荡漾着——选择了他们,正是因为选择了中国文明的现代化历程,当我们回顾历史和创造新的历史时,便不由得与这两位文人相逢。还很少有两个现代学人像他们那样,唤起了令人如此众多的话题。在“被现代化”的奔波里,我们的躯体,似乎还流着这两人的血液。无论二人有着怎样巨大的差异(在情感方式与理性态度上,两人是截然对立的),但并不能妨碍我对他们的兴趣。在与鲁迅、胡适对视的那一刻,我感到了心灵的充实。

实在地说,描写他们,不仅在于内心的喜爱,而且是想从中国理出中国现代文化变迁的一种脉络。我以为二人为我们提供了十分丰富的话题。他们的意志、心态、情趣、理念都那么

1

深深地纠缠着中国的现代文明史。新文化的崛起、流变,“左”右精神风潮的迭起,都关联着两人的名字。一个“左翼文化”的旗手,一个“右翼文人”的主帅,在中国现代史上,他们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但我却从另一方面,看到了两个人在精神气质上的一致性:自由主义与精神的现代化。或许,从这种殊途同归的走向里,我们可以感悟些什么吧?

因此,在对他们精神遗产打捞的过程中,丝毫没有悠然的轻闲,我被一种强大的风暴长久地挟持着,好像置身于狂涛的海面,内心没有一丝的安宁。那是一个多么悲壮、惨烈而又辉煌的世界!非理性的战栗与理性的和谐,绝望的挣扎与希望的憧憬,孤独的前行与宽容的友善……爱与恨,悔与信,失与得,就那么杂然交融着。这使我想起了庄子与孔子,尼采与杜威,弗洛伊德与泰戈尔,萨特与托尔斯泰。对立并不意味着否定,他们在更高的层次上,呼唤着人类相同的曙光。当我们不再被人类中集团的恩怨、党派的冲突所制约的时候,坦然地了望这两颗远去的灵魂,你会惊疑地发现,人的智慧是如此驳杂阔大,同中有异,异中见同,但却围绕着人类的苦乐,在不同的轨道上同时旋转着。

鲁迅与胡适,在我的视野里是两个窗口,一个通向深邃冷寂的长夜,一个连着开阔、暖意的春的原野。推开第一扇窗户,内心便有凛凛的寒意袭来,但在那彻骨的清凉里,却有反顾己身的快活,不再迷于人间的幻像;推开另扇窗户,有春的气息弥向空中,仿佛自己也有了跑动的活力,这时候便有了飞向户外的欲望,好像光明不再远逝了一样。两个窗户联接着人间的两极。但在那暗夜后亦有亮色,阳光下也有阴影。通向鲁迅的路时常燃烧着火炬,那热浪中可以感到人性的魅力;而在胡适的世界里,常常有崎岖的山路,你几乎找不到一条平

坦的大道,在荆棘遍地的所在,似乎亦有鲁迅那里的苦涩……

我读他们的遗著,深切地感受到了两种无奈与两种信念。这两个世界吸引了中国无数个追随者。自然,在走出古文明的“被现代化”的路途上,文人的选择是多样的。但坦率地说来,能像鲁迅与胡适这样给人以心灵激情的人并不多。我喜欢他们的悲慨与乐观,冲荡与大度,多疑与自信。自中华文明诞生以来,很少有这类新型的文人。在两个坦荡、博大的灵魂里,隐含着我们民族深切的精神隐喻。

谈论鲁迅与胡适,总忘不了五四的迷人的岁月,那悲怆坦然的精神自白,为自由而战的匆匆步履,还有书斋里的闲谈,古籍中的求索,以及游行的青年队伍、“红楼”里的朗朗笑声……那是一个造就人才的年代,是呼唤巨人,而终于涌现了巨人的年代。或许,在对旧文明的清理和对西方文明的引进上,两人的影响力最大罢?谈白话文的出现,离不开他们;讲科学与民主,离不开他们;说新文化的人格力量,也离不开他们。历史选择了他们,他们也选择了历史。你在这两颗灵魂里不仅可读出现代中国人的智慧,而且还有人类共有的荣辱。走进他们的世界并不轻松,一开始与二人的相遇,我就意识到了。

2

认识鲁迅的人,都说他幽默、聪慧,虽性格中有沉郁的一面,但还是很有人情味的。有人甚至把他看成慈祥的父亲,那平和而坚毅的目光,会一下子将对方俘虏住。你无法躲避他的审视,在那静静的打量里,你会感到他巨大的穿透力。而胡适也是有这类特点的,但他似乎缺少鲁迅的反讽、自嘲的戏谑

形态,他的微笑完全是由平静的心田流出的,好像没有经历过沧桑的过滤。这与鲁迅形成了反差。

萧红谈到初见鲁迅的印象说:

鲁迅先生的笑声是明朗的,是从心里的欢喜。若有人说了什么可笑的话,鲁迅先生笑得连烟卷都拿不住了,常常是笑得咳嗽起来。

鲁迅先生走路很轻捷,尤其使人记得清楚的,是他刚抓起帽子来往头上一扣,同时左腿就伸出去了,仿佛不顾一切的走去。(《回忆鲁迅先生》)

郁达夫在一篇文章中则说:

他的脸色很青,胡子是那时候已经有了;衣服穿得很单薄,而身体又矮小,所以看起来像是一个和他的年龄不大相称的样子。

他的绍兴口音,比一般绍兴人所发的来得柔和,笑声非常之清脆,而笑时眼角上的几条小皱纹,却很是可爱。(《回忆鲁迅》)

还有一篇文章说:

如问中国自有新文学运动以来,谁最伟大?谁最能代表这个时代?我将毫不踌躇地回答:是鲁迅。鲁迅的小说,比之中国几千年来所有这方面的杰作,更高一筹。至于他的随笔杂感,更提供了前不见古人,而后人又绝不能追随的风格,首先其特色为观察

之深刻,谈锋之犀利,文笔之简洁,比喻之巧妙,又因其飘逸几分幽默的气氛,就难怪读者会感到一种即使喝毒酒也不怕死似的凄厉的风味。当我们见到局部时,他见到的却是全面。当我们去热衷于掌握现实时,他已把握了古今与未来。要全面了解中国的民族精神,除了读《鲁迅全集》以外,别无捷径。(《鲁迅的伟大》)

梁实秋对胡适的印象则是:

胡先生,和其他的伟大人物一样,平易近人。“温而厉”是最好的形容。我从未见过他大发雷霆或盛气凌人。他对待年轻人、属下、仆人,永远是一幅笑容可掬的样子。就是遭到挫折侮辱的时候,他也不失其常。“其心休休然,其如有容”。(《怀念胡适先生》)

温源宁先生也说道:

胡博士不是那种把自己的才能深藏起来的人。他有什么就拿出什么。他是什么人,全都摆在那儿——在他的著作里,谈话里,作风里。他一点不想有所隐瞒。他没有神秘之处:一切都在光天化日之下,并无暗影。他的心灵像一座广阔的明镜一般的湖,没有神奇深邃的缺口,也没有超现实的倒影。对这么一座湖,我们并不关心它的深度,只欣赏它的湖面,那湖面映照一切,能把洁净、齐整的宇宙的影像

呈现在我们眼前……(《胡适博士》)

翻阅后人对他们的回忆,可供人想象的空间是广阔的。我常常将两人的形象捏合在一起,假如他们在同一个办公室,同一个院落工作、生活,会是怎样?而实际上,鲁迅与胡适,都在北京大学任教过,鲁迅定居上海时,胡适也有一段时间任职于沪中的高校。但他们的后来的人生选择是如此不同,这大概与性情,也有关联罢。两人在五四时期,有过许多交往,那时鲁迅、周作人被称为“周氏兄弟”,是胡适、陈独秀营垒中的主要干将,他们都为一种新型文化的到来,做着相同或相近的工作。看一看胡适与周氏兄弟的信件往来,也能感受到几分相互信任、钦佩的感情。那些仿佛玫瑰色的梦,在悠然恬淡里,散着迷人的气息——人的心灵是可以相通的。人世最珍贵的情感,在这里隐现着。

但鲁迅与胡适的交往很快就中断了。这固然与同周作人分手有一定关联,可在根本的层次上,还是信念的不同起了作用。或许,在两人的性情中,可以找出些什么。

鲁迅的性情在世人眼里并不一致,恶之者觉得其心胸偏狭,易怒易躁,而爱之者则觉其大度宽怀,平易近人。这种反差的印象,大概与其文章的冲动、黑暗和肃杀有关。读鲁迅的文字,有夜色的忧郁,冰川的冷意,有时像地狱之火,在冷冷的时空里,散着惨烈的光泽。我常常在其著作中感到苦意,它那么深厚地将人性中最阴郁、最绝望的心绪外化到艺术的结构里,以致让人被一种压迫感所冲动。但艺术的劳作,是很复杂的。善写丑陋、黑暗的人,心底未必都是一片荒原。和蔼、可亲的鲁迅,因过于浸在炼狱的意象中,而让一些文人不断奚落。苏雪林说:“鲁迅的心理完全病态,人格的卑污,尤出人意

料之外,简直连起码的‘人’的资格还够不着。”青年郭沫若的评价更为严厉,竟将其视为“法西斯蒂”。但一些和鲁迅有过交往的人则看法相异,其笔下的鲁迅夫子,性情中易常见儒雅的东西。文字的峻拔和为人的友善,在他那儿,似乎并未统一起来。若谈性情与文字间的不能完全吻合,鲁迅应算是一个例子吧。

许广平与许寿裳笔下的鲁夫子真是可亲可爱得很。倘不是有他们这些人的文字流传,我们对鲁夫子精神的另一面,大概要模糊得很。许寿裳在《亡友鲁迅印象记》、《我所认识的鲁迅》两书中,为世人勾勒了一位慈善、祥和的鲁夫子形象,读起来很是亲切。与那些谩骂鲁迅的“正人君子”比,有了更为可信的一面。读许氏的一些回忆文章,其实也能证实人们阅读鲁迅作品后的另一种感觉:在那冰冷的气息后,还是有着很大的热流的。嬉笑怒骂,实是中国有良知的知识分子身处厄运中无奈的选择,而日常生活、学习工作,精神上则有着同于常人的普通一面。所以,看一个作家的作品,便妄断其人,总有些误读于斯,失之偏颇,原也是自然的。

在那本著名的《亡友鲁迅印象记》中,许寿裳写了日常生活中的鲁迅,是很值得参照的材料,不妨引来一阅:

鲁迅出学校以后,从事战斗的新文艺工作,亘三十年。这三十年间始终维持着最朴素的学生和战士的生活,“焚膏油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节衣缩食以购图书,以助穷苦青年的学费。景宋说得好:“‘囚首垢面而谈诗书’,这是古人的一句成语,拿来转赠给鲁迅先生,是很恰当的。我推测他的所以‘囚首垢面’,不是故意惊世骇俗,老实说,还是浮奢之风,不期引起

他的不重皮相,不以外貌评衡一般事态,对人如此,对自己也一样。”又说:“说到废纸做信封,我更忆起他日常生活之一的惜物。……他则正惟其如此,日积月累地,随时随地可省则省,留有用的金钱,做些于人于社会有益的事。不然,不管他如何大心助人,以区区收入,再不处处俭省,怎能做到他当时所愿做的呢。”(《新中国文艺丛刊》三,景宋:《鲁迅先生的日常生活》)

关于他的衣着,他在南京读书时,没有余钱制衣服,以致夹裤过冬,棉袍破旧得可怜,两肩部已经没有一点棉絮了。这是他逝世以后,母太夫人才告诉我的。他在杭州教书时,仍旧着学生制服,夏天只做了一件白羽纱长衫,记得一直穿到十月天冷为止。后来新置了一件外套,形式很像现今的中山装,这是他个人独出心裁,叫西服裁缝做成的,全集第八册插图,便是这服装的照片。他的鞋是革制而遮满足踝的。我还记得他在绍兴中学堂教书时,有过一件皮鞋踢鬼的趣事:他的家和学堂的距离颇远,中间有一条近路,是经过义塚堆的。有一天晚上,在学堂里弄得时候迟了,回家时,心想走哪一条路呢?决定仍走近路。两边草长得很高,忽地望见正面有个白东西毫不做声地停住着,而且渐渐变为矮小,终于成为石头那样不动了。他当时有些踌躇,这样深夜,会有人在这样地方行动,大约是所谓“鬼”罢?对这恶物的袭来,是“进攻”还是“退却”呢?短时间的决定:还是冲上去,而且走到这白东西的旁边,便用硬底皮鞋先踢了出来。结果那白东西呵唷一声,站起来向草中逃去了。鲁迅终于不晓得这是什么东西,他后来

讲到这趣事时，笑着说：“鬼也是怕踢的，踢他一脚，就立刻变成人了。”他到广州以后，少着皮鞋，改用黑色帆布面胶底的了。

关于他的饮食，饭菜很随便，惟不很喜吃隔夜菜和干咸品，鱼蟹也少吃，为的怕去骨和剥壳的麻烦。除饮茶和吸烟外，并无嗜好。茶用清茶，烟草用廉价品，每日大概需五十支。早上醒来便在卧帐内吸烟，所以住会馆时，他的白色蚊帐熏成黄黑。还有一段趣事，即本书第五章所说：“火车上让坐给老妇人，弄得后来口渴想买茶而无钱”，原因也是在爱吸烟草。有一天，他从东京回仙台，付过了房饭钱，和人力车钱，买好了火车票之后，口袋里只剩两角银币和两个铜板了。因为火车一夜就到，他的学费已经先由公使馆直寄学校留交了。他大胆地把这两角钱统统买了烟。自以为粮草已足，百事无忧，扬长登车去了。不料车到某站，众客拥挤而上，车内已无余坐，鲁迅便对一位老妇人起立让坐。她因此感激，谢了又谢，攀谈既久，馈以一大包咸煎饼。鲁迅大嚼之余，便觉口渴，到了一站，便唤住卖茶者，但立刻记得口袋中的情形，支吾一声不要买了。但是老妇人已经听得他的唤茶而不买，以为是时间来不及之故，到了次一站，她便代为唤住，鲁迅只好推托说，我现在不渴了。于是她买了一壶送给他，他也不客气，一饮而尽。有谁知道他的口袋中只有两个铜板呢？（参阅拙著：《回忆鲁迅》）他不敢多喝酒，因为他的父亲曾有酒脾气，所以他自己很有节制，不敢豪饮。他爱吃辣椒。我当初曾问他何时学会吃辣椒，他只答道在南京读书时，

后来才告诉我：因为夹裤过冬，不得已吃辣椒以御寒气，渐渐成为嗜好，因而害及胃的健康，为毕生之累。他发胃病的时候，我常见他把腹部顶住方桌的角上而把上身伏在桌上，这可想见他胃痛的厉害呀！

鲁迅能健谈，和他相处，随便聊天，也可见其胸怀磊落，机智疾流，有光风霁月之概。所谈有种种，或叙述，或评论，或笑话，或悲愤，都令人感到亲切和痛快。可惜我当时没有把它记录下来，损失至巨。李霁野说得好：“……从他的脸上可以看出他所经历的人生经验是何等深刻，他谈话时的两眼显然表示着他的观察是何等周密和锐敏，听到不以为然的事时，他的眉头一皱，从这你也不难看出他能感到怎样的悲愤。笑话是常有的，但却不是令人笑笑开心的笑话，那里面总隐藏着严肃的讽刺，他的谈锋和笔锋一样，随时有一针见血的地方，使听者觉得这是痛快不过的谈吐。”有人以为鲁迅好骂，其实不然，我从不闻其谩骂，而只见其慎重谨严。他所攻击的，虽间或系对个人，但因其人代表着某一种世态，实为公仇，决非私怨。而且用语极有分寸，不肯溢量，仿佛等于称过似的。要知道：倘说良家女子是婊子，才是骂；说婊子是婊子，哪能算是骂呢？

鲁迅写字用毛笔而不用墨水笔，这是很值得注意的一件事，因为根据他的经验和理论都是拥护后者的。他在学生时代记讲义都是用后者，而且记得很清晰纯熟，又很美观；对于禁用后者又曾反对，以为学生用后者写字当然比前者来得便当而且省时间。他说：“据报上说，因为铅笔和墨水笔进口之多，

有些地方已在禁用，改用毛笔了。……倘若安砚磨墨，展纸舔笔，则即以学生的抄讲义而论，速度恐怕总要比用墨水笔减少三分之一，他只好不抄，或者要教员讲得慢，也就是大家的时间，被白费了三分之一了。所谓‘便当’，并不是偷懒，是说在同一时间内，可以由此做成较多的事情。这就是节省时间，也就是使一个人的有限的生命，更加有效，而也即等于延长了人的生命。古人说，‘非人磨墨墨磨人’，就在悲愤人生之消磨于纸笔中，而墨水笔之制成，是正可以弥这缺憾的。”（《准风月谈·禁用和自造》）话虽如此，但是他的全集的原稿可说全是用毛笔写；其余未印的二十五年间的日记和已印未印的几千通的书简也都是用毛笔写的。这用毛笔的原因，大概不外乎（一）可以不择纸张的厚薄好坏；（二）写字“小大由之”，别有风趣罢。

鲁迅对于书籍的装饰和爱护，真是无微不至。他所出的书，关于书面的图案，排字的体裁，校对的仔细认真，没有一件不是手自经营，煞费苦心。他用的图案总是优美的，书的天地头及题目左右总是宽裕的。他常说：“字排得密密层层，不留余地，令人接在手里有一种压迫感。”又说：“书的每行的头上，倘是圈，点，虚线，括弧的下半（凸，）的时候，是很不好看的。我先前做校对人的那时，想了一种方法，就是在上一行里，分嵌四个‘铅开’，那么，就有一个字挤到下一行去，好看得多了。”经他校过的书，错误是很少很少的。关于线装书，内容有缺叶的，他能够钞补；形式有破烂的，也能够拆散，修理，重装完好；书头污秽的，能用浮水

百把它磨干净；天地头太短的也能够每叶接衬压平，和北平琉璃厂肆的书匠技术一样高明。他喜欢毛边不切的书，说光边好像和尚头似的；尤其喜欢初印红字本，所以我以初印红字本《章氏丛书续编》赠送，他接在手里，非常高兴。由于他的爱护书籍，纤悉必至，有人把他珍藏的书，借去弄得污损了，他非常悲叹，不叹书而叹那人的心的污浊。即此一端，便可推见其爱护民族爱护人类的大心！

与鲁迅同代人中，有那么多人迷恋于他，成为终生朋友，也与他是性情中人有关的。所以他去世后，举国哀恸，文化上的魅力与人格上的魅力，是主要的原因。鲁迅的性格，很复杂，我们一时难以理清，但那里确有人性深的一面。忽而爱得浓，忽而恨得深，非理性的冲动与科学的理性精神，均聚于一身。激进的青年，受难的人们，尤其是饱受创伤者，很看重他。而贵族、绅士，名士化的文人，则与之难有缘分。一个有趣的现象是，五四以后，在欧美留过学的人，后来在学界能与鲁迅成为莫逆之交的人殊少。而胡适，却成为英美式自由主义文人的英雄。胡适的友人们，均与鲁迅敬而远之，性情上的不同固然有，而文化背景上差异巨大，也是重要的因素。

胡适全然没有鲁迅那么斑驳多姿，他的精神比鲁迅要平和得很，简单得很。陆宗达的孙子陆昕先生告诉我，胡适在北大主持工作时，以宽怀大度而受人尊敬。有一次，胡适吩咐在中文系任秘书的陆宗达收拾一间客厅，以备次日迎接外宾用。第二天陆宗达因故忘记了此事，将门锁着，结果急得胡适团团转，只好领着外宾另择客厅。后来胡适看见陆宗达并不提及此事，似乎无事一样，让陆氏感叹不已。这类的故事，在北大

流传了许多,后人每每以宽怀大度喻其为人,是很有道理的。

胡适的文字和他的性情没什么距离,他的心理觉态和人生状态,差不多都外化到了那些文字里,读他的书,多是朗照的东西,几乎没有混沌与阴郁,像一条平静的河,在你的面前缓缓而过。他长得很帅,比鲁迅要风度翩翩,穿西服时很像高明的绅士,着长袍时又颇具鸿儒风采。他的目光很神异,透着一股清秀之气。倘和鲁迅走在一起,大概更能吸引人的注意。

无疑,他是那个自由主义文人圈子里最具感召力的人物。这个圈子在中国的影响力一直在学术界中,鲜能波及到民间。越是书卷气的人,越能和他走到一起,这在学界,也是不可多见的。吴相湘在《胡适实事求是的交友之道》中写道:

胡适之先生生平最重视友爱情谊,早年留学美国时,经集会交往而结识的朋友,大多相互维持友情终生不渝。回国后任北平大学教授,与同事及学生的接触又在学术教育界增加很多朋友。《新青年》、《努力》、《现代评论》、《独立评论》等期刊先后问世,这些刊物是当时国家内乱外患交相逼迫下,胡适与若干朋友论学论政的结果。大家由于本身专业训练及个性不同,对学术或时政的见解自然也有异同,但彼此都能相互尊重,独立发表意见。

美国纽约圣若望大学李又宁教授主编《胡适和他的朋友们》第一册出版后,《近代史研究》肯定这是一有益尝试;如今第二册即将问世,读者又将进一步了解胡适交友之道。胡适之先生任教北大之初,即以其留学时获得奖学金完成学业的经验,发起组织“成美学会”,以协助德智优秀身驱健壮,无力自费求学的国